

俏夕阳

# 七旬理发师的“慢剪”生活

□记者 杨颖琦 文图

“您这刀功厉害!”  
“那可不,练了快60年了。”  
……

除了刮风下雨这样的恶劣天气,在东湖早市的小路旁,总能看到街头理发师闫忠厚带着他的理发工具箱,在路旁为大家理发,常去的熟客都亲切地叫他“老闫”。

老闫是临猗人,他与理发的缘分,始于他十七八岁的青春年华。那时的他,怀揣着学门手艺养活自己的想法,踏上了学习理发之路。学成之后,他来到盐湖区,在一家理发店工作,这一干就是18年。理发店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每天迎来送往,为顾客们打造精神的面容。这段经历不仅让他练就了扎实的理发基本功,更培养了他对顾客认真负责的态度。“大家总说我理得慢,但理发不就得慢慢来,让客人满意吗?”老闫说。

然而,生活的轨迹总会发生变化。后来,老闫家中的土地无人耕种,为了照顾家庭,他辞去了理发师的工作,回到老家扛起锄头,打理自家的田地。他在土地上辛勤劳作,土地养活了一家老小,也浇灌着他对生活的希望。

时光匆匆,老闫年龄渐长,女儿也长大成人。闲不下来的老闫重操旧业,开起了自己的理发店。这一开又是十几年,他的理发店成为邻里间的热门去处,大家都喜欢找老闫理发,不仅因为他手艺好,更因为他为人热情、服务周到。

60岁那年,老闫跟着女儿又回到盐湖区,开启了一段新的生



活。他在饭店当起了保安,负责招呼停车。凭借着良好的服务态度,他受到了店主和顾客的喜爱。但岁月不饶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闫的耳朵逐渐听不清了,这给他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尽管店主极力挽留,他还是决定辞去保安工作,寻找一份更适合自己的事情做。

于是,街头成了老闫的新“战场”。如今,77岁的他又重新拾起了理发的老手艺,在街头为人们服务,这已经是他街头理发的第二个年头。与其他理发师不同,老闫理发格外细致,他不仅会认真修剪每一缕头发,还会免费为顾客刮脸,甚至贴心地为顾客做简单的按摩。刚开始,由于还不被大家认识,他的生意并不太好,但老闫并不气馁,他相信只要坚持把活儿做好,总会得到认可。

事实证明,老闫的坚持是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

的人知道了这位经验丰富的街头理发师,他的顾客也逐渐多了起来。每天上午,他的理发摊前总是排着队。有的顾客是被他精湛的手艺吸引,有的则是被他的热情和耐心打动。“他理得特别细,让人感觉很舒服。”一位常客这样评价老闫。

老闫每天都会早早地来到东湖早市的街头,摆好自己的理发工具,等待顾客的到来。他的工具虽然简单,但每一件都被他保养得很好。在理发过程中,他专注的神情仿佛在雕琢一件珍贵的艺术品。遇到健谈的顾客,他还会和对方聊上几句,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最近的生活感悟。尽管耳朵听不太清,但他总是努力倾听顾客的需求,尽力满足。

有人问老闫:都77岁了,为什么不在家里享享清福,还要出来辛苦地工作呢?老闫总是笑着说:“天天在家里坐着也没事干,我虽然耳朵听不清,但手脚还利索,出来给大家理理发,权当是锻炼身体了。”在他看来,理发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乐趣,一种与他人交流的方式。通过理发,他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也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

老闫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坚持与热爱故事。在近60年的理发生涯中,他经历了时代的变迁、生活的起伏,但始终没有放弃对理发手艺的追求。他用自己的双手,为人们带来了美丽和自信,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份温暖和人文气息。他是时光的见证者,也是老手艺的传承者。希望老闫的街头理发摊能够一直摆下去,继续为人们传递这份温暖与美好。

暖心家事

## 妈妈的颜色

□王海琳

母亲喜欢白色,犹如蒲公英的种子喜欢在天上一样,自由自在的。

在母亲房间的墙角放了一张圆桌,桌上铺一块加厚的亚麻灰布料。本来是一块很普通的布料,被母亲在四边加了两寸长的白穗子,圆桌一下子就有了姿态。桌上一把青花瓷小嘴壶,也显得格外休闲。

窗户上,母亲用剪刀将两块对称的白丝绸布掏剪成雪花状的镂空花,又用绣花针将镂空花的边缘用淡蓝色的丝线做了锁边,再用细铁丝穿起,用小鞋钉钉在窗框上。就是这样一块简单的镂空窗帘,将夏日的阳光装扮得晶莹剔透。单是一个玻璃窗就被母亲摆成了一道风景。

一面墙被父亲掏进去一个一米见方的墙柜,墙柜上的遮帘碎花布边上,母亲又用白棉线钩了一排水浪花,那层层叠叠翻卷的浪花,将那墙柜里的杂物冲向了大海里的港湾。母亲就是这样很随意地喜欢着白色的心情。

夏天的时候,母亲更喜欢穿自己剪裁的白色低领洋衫子,长长的裙摆在风中飘舞,母亲走在夕阳余晖照耀的斯大林街上、白杨树下,迎着路人投来惊艳的目光。

如是到了秋天,母亲站在门前高高的台阶上,手搭凉篷看那天边的白云,朵朵白云是那样柔软,又是那样低沉涌动着力量,风儿将那朵朵飞跑过来的白云变成美丽流动的一幅幅画面,一会儿又被

风吹散,洒满那条金色的斯大林大街上。

不知从哪一晚开始,母亲笑着说:“你爸的业余时间就是抱着椅子在家,膨膨膨!膨膨膨!踩得地板很响。”大院里的男人不再下棋钓鱼、抽烟聊天了,个个都和父亲一样,皮鞋擦得锃亮,头上的发蜡亮光光,大食堂的夜晚变成了俱乐部,女人们着一身锦绣,高跟鞋、连衣裙,相约在俱乐部的舞池中,大孩子看着小孩子,规矩地站在两边,欣赏着自己的爸爸妈妈。我的母亲身穿白色连衣裙,像只美丽的蝴蝶飞舞在悠扬的乐曲声中,伴奏的叔叔们满头大汗。叔叔阿姨们,你来我往,伸胳膊,转头下腰,尽显风采,真的是又高兴又快乐。星期天的夜晚,乐曲在快乐的大院里升腾着。

若干年后的一个夏日,我迈着轻而慢的步伐,手打着一把遮阳伞走在大街上。街角边一间不大的咖啡店里,人们休闲地坐着,品尝着桌前浓香的咖啡。咖啡店紧挨着一家商店,商店的大橱窗里,一件亚麻质地的白色连衣裙像一朵白云从我的眼前飘过,我心里一惊,轻轻地喊着:这不是妈妈的颜色吗?我快步走向它,拿起来在身上比画着,长长的裙摆,素而清雅,领口处别着一朵淡粉色的花,我看了又看。谁说白色没颜色?这不,正是那朵淡粉色的花让我摇曳生姿吗?

流年似水,花开花落,梦里的母亲,我们今天又相遇……

## 至爱亲朋

### 黄土褶皱里的三叔

□梅若

一日,胸腔似坠着一块沉重的石头,呼吸都被压抑得艰涩。手机屏幕骤然裂开冰纹,母亲颤抖的声音从裂缝里幽幽渗出:“梅啊,你三叔走了。”那裂纹瞬间仿若在晋北二月的冻土上疯长,虬结成刺槐的根,扎进记忆最温软的褶皱。

时光退回到1985年。彼时暑气正浓,蝉蛭死死抓着西厢房褪漆的窗棂。我踮脚数檐头的贼麻花,那些细茎在风里孤独地摇曳,像极了一枝枝等待被解读卦文的竹签,每一朵都深藏着未知命运的密码。灰布中山装灌满夏风,三叔从正房檐影里缓缓浮出,衣褶抖落的阳光碎成满地金箔,在老宅门前明明灭灭。

补丁口袋掏出的黄杏,在他衣襟蹭出蜜蜡的光泽。他掌心游移的树影渗着莼面鱼鱼的醋香,那个裹挟着雁门关外七月风的杏子,在舌苔上炸开带着丝缕咸鲜的香甜。“吃个这,甜呢。”三叔的方言硌在耳膜。40年后的某

个黎明,那些记忆碎片在脑海中缓缓析出,结晶成一段悠长的往事——原来扎进掌纹的不仅是杏树的皮刺,更是那时光的倒钩。

山坡上的老杏树上,缀满灯笼。为摘下那最饱满的杏子,三叔爬上了树,伸展的身躯探向远方。风过,枝摇,脚滑的三叔差点摔下来,慌乱中抓住旁边的树枝,却不小心被一根尖锐的枝丫划破了手掌,血丝慢慢渗出。简单处理后,三叔开始继续向生活讨要那一点甜蜜。

1992年的暮春,莪麦拔节的声音惊醒了墙缝里的车前草。我在村北深沟里的一处坳口遇见三叔,他的脊梁已弯成一个深深的问号,仿佛在向岁月无声地询问。蓝布衫褶皱抖落的灰尘纷纷飘下,每一粒都是遗失在时光长河里的梦,带着曾经的憧憬与迷茫。他的皱纹里积着滹沱河的风霜,粗糙的手握在锄柄上,被岁月腌透的汗烟袋,在腰间倔强的晃荡。他专注着面前的活计,仿佛那片土地是他一生的守望,他要和土坷垃摔一辈子的跤。

在父亲灵堂缥缈的烟雾中,三叔蜷缩成半道伤心的弧。递来麻绳的枯指划过我的手背,甲骨文般的灼痕里渗出胡麻油的沉香。三叔沉默着,哀伤如潮水般蔓延,将整个空间浸透得湿漉漉的;三叔忙碌着,身影穿梭在灵堂,他的脚步很轻,轻得仿佛害怕惊扰了父亲的灵魂;三叔擦拭着,指尖摩挲过旧物,他的动作很慢,慢得仿佛要将时间留住,让父亲的过往能再鲜活几分;三叔整理着,虔敬安置着祭奠物品,他的神情很肃穆,姿态很庄重,仿佛是通过这种方式传达那无尽的思念和深深的眷恋。

山桃未醒的清晨,三叔像一叠还未钤印的纸钱,静静地飘向村西的坟岗。那里新家接着旧莹,埋着我的太爷爷、爷爷、大爷、父亲和三叔。春风匆匆路过,枯草便簌簌地翻起那些被黄土层层夯实的晨昏。原来,所有那些未来得及言说的话、未好好珍惜的回忆,都化成了土壤深处的菌丝,在杏花纷飞的春雨中悄然萌蘖。

真

## 雨中庭院

□艾达

下雨是一件发生在过去的事是祖父穿上厚重的黑胶鞋推开了门祖母在喊去,带着你的小桶,把青瓦滴落的雨水承接

下雨是一件发生在过去的事是屋檐下一排锅碗瓢盆所奏的曲子生锈的铁盆里浸泡了忍冬花和紫茉莉她们的香气停留在你的手上

下雨是一件发生在过去的事你守着你所钟爱的那株月季那是你出生的那年所栽种你盯着沉沉欲坠的碗状花瓣,你想问她,

她所拥有的那颗圆润而清洁的水珠是否愿在你的指尖停留

下雨是一件发生在过去的事草丛里藏着的扇缀满水珠的蛛网这是钻石的衣服,你说这正是你的姐姐出嫁时你所看到的无数闪耀的珠子垂挂在她的肩上

下雨是这样一件事:当你一个没有腰身的孩童在洗亮的番茄和黑葡萄前犹豫时你就会错过你所钟爱的那株月季所回应你的一颗娇艳欲滴的眼泪